

閩南語短篇小說評審感言

林央敏

社會組

這屆「閩客語文學獎」內面,台語短篇小說社會組所收著的件數總共23篇,比短篇小說類的其他五組(閩+客)的各組件數攏加2倍~8倍濟,應該是歷來母語小說獎上濟的一屆,論水準也應該比其他各組較好,不過,普遍的,大多數的作品猶袂使叫做好,其中有幾落件真有可能是中文原作翻譯做台語的,尤其有少數兩三件譯了真穩,就語言來講實在袂使叫做台語小說。另外猶有三至四件是舊年或前年參加過別个台語小說徵文的落選作品,這類作品若無發表過當然會使繼續參加別个徵文比賽,但我感覺,作者若準無好好仔重寫過,閣拄著有其他幾篇新作品比怹較好,就猶原繼續落選。希望有心寫作台語小說的人會當讀較濟好作品咧,平時就愛多加練寫,予家已進步,也莫干焦為著參加文學獎才寫,尤其毋通干焦為著參加台語文學獎才將中文原作譯做台語,愛平常時仔就認真講台語閣直接用台語思考來落筆才是正途。

以上是評看這屆三組台語小說後的一點感想,下面就這屆這組得獎的三篇,簡單看 應的表現:

第一名:《雙眼》

「雙眼」是早年台灣民間武館定定看著的一種武器。

這篇小說以「他述」(旁述)俗「我述」(自述)交錯運用的敘述方式佇呈現故事,佇小說內面,「雙眼」已經毋單是武器,作者將伊伸長做一種象徵,同時代表神的雙眼和人的雙眼,神之眼在局外注視人間眾生,所謂「攑頭三尺有神明」,人之眼在局內看顧人間事物的演變,包括現在式的看待恰檢討式的回顧。作者藉主角走揣祖傳的武器雙眼,咧追尋家己的身世,並進一步將遮的動作暗喻做人愛看清歷史。以上是這篇小說的主題。

而江定、江燐父子以及當年參加造反的重要「土匪頭」, 佇官方的目賙內是叛賊, 但佇老百姓的目賙內是抗日英雄, 小說寫廖溪河經過多方採聽、訪問, 嘛時常去一寡進行中的建築工地觀看, 希望會當揣著當年江家的祖傳武器雙眼, 通好確認家已的身分, 以求認祖歸宗改姓「江」。為了追尋, 小說寫主角走踏當年噍吧哖事件的幾个場合的時, 也將事件的某一寡往事交插踮文段裡, 予這篇作品包含歷史事蹟, 不過, 書寫噍吧哖事件這部份並毋是這篇小說的主要用意, 所以當主角揣著「雙眼」這項物件了後就無急欲認祖歸宗, 只是當做掀開家已的一段歷史爾爾。

作者描寫場景的能力袂穩,特別是寫景的文字誠鮮明,較可惜的是規篇對頭到尾差不多用純散文的方式敘述,有寡所在小可囉嗦。上尾段寫佇一个研討會上,主角發表伊對「雙眼」的看法若像咧表明小說的主題遐的話,有淡薄仔親像共船鬥車輪彼款。

第二名:《黄金雨》

這篇是以台北九份仔地區恰金瓜石金礦、銅礦的開發做背景,時間設佇二次大戰前後,远過日本恰國民黨這兩个外來政權的統治,大約是戰爭尾期到二二八事件之間。雖然小說有描寫著挖礦的情形,但挖礦產業毋是這篇的焦點,小說的主題是欲表現外來政權對台灣人的政治壓迫、人權迫害恰經濟剝削以及台灣人的反抗。作者也若準有意反映彼當陣台灣人對這兩个外來統治者的普遍感覺——「狗去豬來,滲尿換泄屎」,認為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的欺壓比日本政府猶較酷刑。

另外,小說內底也有反映台灣傳統社會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女主角對這種觀念長期採取不滿的態度,致使對老父有所埋怨,等到大漢了後,看見爸母佇彼个被外來壓迫的環境中咧討生活的艱難困苦才放落心內的不滿,用心照顧伊的因為挖礦致使歸尾目賙失明的老父。小說的最後一幕,作者特別描寫女主角參老父軁出防空壕,看見日頭光照著的雨水親像天落黃金雨、雨後出虹的情景,以及歡歡喜喜趕緊去為怹拄出世的小妹報戶

口的歡喜心情,我想應該有寄望未來佮期待台灣人出頭天的寄意。

這篇小說的文字(台語)算袂穩,描寫的文段無濟,但不只仔媠,比如:「啊伊的老爸咧,就敢若一仙用悲傷做模仔灌出來的石膏尪仔,連目賙皮都無法度小振動一下。」 各像:「暴虐的雨已經恬去矣,毋驚人無命的脆雷嘛定去矣,……掖佇彩雲爸囝渺小的身軀,掖佇予人挖了閣再挖,傷痕累累的山跤的金瓜石」,是描寫閣暗藏象徵的文字。

這篇較大的缺點是主題焦點的表現無夠深刻,原因出佇情節的舖排有小可散亂,以 及有寡屬焦點的事件(代誌)交代了較少。

第三名:《蜈蚣湯》

這篇小說所講的「蜈蚣湯」是活蜈蚣泡水啉落喉的湯,代表一種用毋驚啉落劇毒來 顯示氣魄恰信用的行為。

小說寫早期台灣的民間武館以君子俗義氣待起的宗旨,這篇的場景借用出名的西螺七坎,以西螺的兩間武術館之間的恩怨衝突到為國(台灣地)為民(台灣人)互相救援合作的一段純然編出來的故事來咧反映這个宗旨。過程中,嘛寫著外來政權用心計較分化台灣族群的現象,以及表現早期存在佇民間的「閩客袂合」,但為著大局(也就是台灣前途恰共同反抗壓迫台灣各族群的國民黨官方)肯放下私怨的義行。

這篇足成現實社會版的武俠單元劇,文字誠活跳,不過落尾所編的兩个武館「暗中起義」,去台北的七海官宅按算刺殺蔣經國,拄著「蟾蜍國」病死的事件俗情節傷過假。而最後,安排主角之一的黃攬沙佇事件算是有完滿的結局了後,猶原啉落蜈蚣湯閣雄雄自殺死亡的結尾,也就是為早年「失跤踢死」廖科的某這件代誌以命賠罪,向廖科會失禮這个安排,雖然是欲表現練武者硬氣、骨氣俗君子風度,但也同時予人莽動的感覺。